

□游字明

每句话都站着你的“人设”

人人都长着一张嘴巴,说话是一种动物本能,只是我们毕竟是高等动物,能够推知自己说的话可能产生什么效果,因此,每次说话之前,最好用大脑稍稍过滤一下,看看自己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样子的。

可以大胆说的话往往是有正向意义的。坐公共汽车遇到有人偷扒别人钱包,你应该出面制止,见义勇为是公民应有的素质;朋友演讲比赛得了第一名,你理应表达祝贺,欣赏他人从来都是一种善意;亲戚生了重病,心情不好,你应该该出安慰,亲近不只是体现于血缘,更表现在心灵的靠近。该说的话及时去说,该做的事努力去做,才能显出一个人的价值。

有的话永远不要说。某学生听课非常认真,也特别尊重老师,就是成绩不怎么样。他上课从不主动提问,老师点到了他,也只是低头沉默,根本不敢用目光与老师对视。我教了数十年

书,知道这个过于循规蹈矩的学生肯定有心理上的疙瘩。一次下课之后,单独找他聊天,学生告诉我:他在家只要说错一句话,父亲就会厉声指责他,不是说他“脑子烧坏了”“笨得像猪”,就是说他“只会浪费粮食”“死不长进”。为了避免出错,他能不作声尽量不作声,必须出言就力求简短,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向。我不认识那位生活在外省的孩子家长,却坚定地认为他的家教存在很大问题,那就是:过分贬低自己孩子的才智,以致损及孩子的自信。

如果说上述家长说了不该说的话是“恨铁不成钢”,本质上还是出于爱,社会上少数人说不该说的话,则完全由于自私自利。某段时间,我几乎天天会去住所对面的农贸市场买菜,市场上有个卖猪肉的女人衣服五大三粗,经常穿一身油滋滋的长衣,系一条分不清颜色的围裙,她视力极好,嗓门

又很高,经常老远就“眼镜哥”“眼镜哥”地招呼我,我也在她的摊子上买过几次猪肉。一天,我让她切点前胛精肉待客,不要肥的,价格贵一点没关系,她答应得好好的,没想到切下来的却是一块肥多于精的肉。我温言让她另切一块,女人不干,还唾沫横飞地骂人,说我“没有本事赚钱”“叫化子出身”,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。后来我又无数次地去农贸市场,女人也“不计前嫌”地一次次招呼我,只是我一想到她曾经的作派,心里便作呕,不愿意再跟她发生任何联系。

要做到不该说的话不乱说,必须首先怀有足够的善意。所谓善意,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,使自己所说之话、所行之事呈现出公心与湿润。有了善意,别人做得好,你才舍得赞美;别人做得不对,你才会想到要注意批评的方式。没有善意,只顾自己一时痛快和瞬间利益,嘴巴就会跑马,

行为就会出格。

话不乱说也需要一个人具备优良的“底色”。曾国藩培养的后代出类拔萃,其“不乱说”的家书被许多人视为家教经典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:曾国藩很重视个人修身,凡是要求儿女们做到的,比如勤奋、节俭、不做大、好学等等,他先做到。自我过得硬,说话也就有了自信,不必居高临下地强制要求别人如何如何,温和地提个建议就管用。有个捐了许多钱建大学的富豪,从不发过激之言,公众形象不错。这位老先生经商坚持一个原则:不取份外之利,利润七分合理,八分也可以,他只拿六分。经商没有谋“暴利”“黑利”之心,待人也就有了真诚,说话便能呈现出文明和教养。

每句话里都站着一个人的“人设”。

元旦琐忆

岁月像一条河,哗啦啦地奔流,永不停歇。2021年恍若昨日,桌上2022年的台历,也转眼翻到了最后几页,新的一年即将开启。于这新旧交替的喜悦日子里,我的脑海中不禁再度浮现起儿时过元旦的一些往事。

记得当年还在读小学的我,每每到寒冬早晨,总舍不得离开温暖的被窝。莫说鸡鸣叫不醒,家人的呼唤也尽量不去理会。唯有临到元旦那天,就当新年第一束曙光,刚由窗棂牵进屋时,我便破天荒地翻身起床,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洗漱,迫不及待地到外面拥抱全新的一岁。

节日的小巷,在混沌中忙碌了一年的乡人,终于闲了下来。巷子里的老井旁,女人们聚在一起,一边浣洗衣裳,一边欢天喜地地谈笑风生。瞧她们脸上那一副副欢愉之情,就像从井里刚提上来的井水,热气袅袅,暖意若梦。

在她们的身边,聚集着一群小孩,于温暖暖阳包裹下,一个个肆意地喧闹疯跑。因为娃娃们很清楚,在这一天,大人们会比平日宽容许多,尽可放纵一下。那个情景,很像一幅悠然的生活风情画,不经意间,就将新年的融融喜乐洋溢了出来。

元旦,亦叫“阳历年”。过去的这天,镇上照例会举办集市,绽放节日的热闹。

走在窄窄的油光可鉴的石板路上,两旁民居的屋檐下晾晒着各类腊味,好似金色阳光穿透了冬的厚度,吟颂着萌芽在冰冻之下的悸动。街上的花鸟店也纷纷搬出了一盆盆的水仙、蜡梅……将老街装扮得姹紫嫣红。

桥下的药铺门前,店家借机拉起了“冬天进补,开春打虎”的条幅,店堂内氲氲出的熬制阿胶的特有香气,一阵阵涌进鼻孔。然而最忙碌的要数街口的布料店,旧时生活拮据的农民,平

时可舍不得添置衣帽,唯有借着元旦集市的机会,才到店里扯上几块布,回去赶着给家人做一两身过年穿的新衣。

而对于我们这些不懂世事沧桑的孩子来说,在那日常饭菜缺乏油水的年代,能留下至深印记的不二主题永远是吃,渴盼过节的急切也总与期冀美食的喜悦叠加在一起。因此,早在节日的前一个星期,我便时不时牵外婆的衣袂,仰头问她老人家:过节有啥好吃的?

等到元旦那天,灶间如我所愿地忙开了。这个季候,不仅是土地与作物休息的工夫,也是辛劳了一年的农民,用团聚犒劳自己的时日。系着蓝粗布围裙的外婆、舅妈,整天在灶间里转来转去,操办着一年中难得丰盛的饭菜。

随着灶口中被一次次添进柴火,老灶上架的那口大铁锅里,不停弹奏

□陈鲁民

“领笑员”与“开心果”

在时下挺热门的《脱口秀大会》节目里,有个重要角色叫“领笑员”,顾名思义,其主要任务就是领着大家笑。当然不是无厘头地傻笑,而是要告诉观众,什么地方该笑,为什么好笑,其笑点在哪里。领笑员多情的是有一定文化造诣,能说出点道道的名家,如刘震云、鲁豫、那英、周迅、宋佳等,如果少了这个角色,节目会失色不少。

联想起来,在现实生活中,同样也需要领笑员。他们笑点很低,对高兴的事特别敏感,当别人还没任何感觉时,他们的笑神经就迅速捕捉到了可乐元素,并紧紧抓住,竭力放大,不仅自己高兴,还巧舌如簧,嬉笑言讲,带动周边的人一起快乐。这样的人也叫开心果,一个单位里若有这么一两个开心果,就会笑声不断,笑意盎然。反之,一个群体里,若没有开心果去引领大家的笑脸,点燃大家的笑点,一定会很郁闷、无趣,了无生气。所以,我喜欢领笑员,愿与他们为伍。

其实,领笑员也是由来已久,古已有

之。东方朔就是史上很早的领笑员。他性格诙谐,言词敏捷,滑稽多智,常在汉武帝前谈笑风生。加之博学多识、能言善辩,善于用调侃的语言和方式陈说国政大事,寓谏于乐,笑中说理,甚得脾气暴躁的汉武帝赏识。

苏轼是个水平很高的领笑员。他自己爱笑,曾放言:“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,一日一笑,此生快哉!”他这一辈子,祸多福少,屡遭重挫,就是靠乐观主义的笑声,一次次渡过难关。他也爱开玩笑,爱逗别人笑,他笑老友陈季常惧内是“河东狮吼”,笑诗友张先老夫少妻是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,都是搞笑金句,流传至今。

金圣叹是个最彻底的领笑员。看他的名著点评,幽默诙谐,常让人捧腹大笑。他一辈子喜欢搞笑,直到临死也是本性难移。他因“哭庙案”被押上刑场,这最后关头,还给朋友领笑打趣,猜谜语,逗闷子。这份洒脱豁达,也是举世无双了。

现代作家里,鲁迅、林语堂、老舍、钱钟书、王小波、汪曾祺等,都是优秀的领笑

员,看他们的作品,常有神来之笔,妙不可言,读到精彩之处,每每令人忍俊不禁,发出会心笑声。

如果对号入座、分门别类,《笑林广记》《古今笑谭》《笑海千金》是书里的领笑员;相声演员、小品演员、脱口秀演员,是训练有素的专业领笑员;喜剧是影视剧里的领笑员,也很受欢迎,既叫好又卖座。生活中就应多一点领笑员,多个开心果,他们滑稽幽默,会开玩笑,善于烘托气氛、调动情绪,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,一定很热闹、很欢快,给大家带来愉悦,给世间添一点明快色彩。

领笑员自然也需要天赋,笑神经要特别发达,有一双善于发掘笑点的眼睛,有一张能把人逗笑的巧嘴,也不是任谁都能胜任的。如果我们自己力有不逮,笑神经欠发达,做不了领笑员,那就做个热心的呼应者与鼓掌者,千万别吝惜你的喝彩与掌声。



□彭友茂

乙里乙气与甲方思维

土里土气、流里流气、呆里呆气……凡是“X里X气”的模式构成的词语,或浓或淡,都带有贬义。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的“乙里乙气”,就是这么一个典型。

大家知道的“甲乙双方”,源于合同契约:甲方一般是指出资方或投资方,是经营的主体,处于主导地位;乙方一般是劳务方,也就是负责实现目标的一方。比如一供电公司与某企业签定供电合同,某企业为甲方,供电公司为乙方;装修公司与住户签合同,住户为甲方,装修公司为乙方。在理论上、在法律的语境下是这样。甲方、乙方的称呼是无所谓的,并不表明权利的轻重,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,没有高低、从属之分。

可在实践中,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甲方常处于强势地位,相应地,乙方则处于弱势地位。尤其甲方明显为卖方市场时,乙方容易表现得恭恭敬敬、小心翼翼。网络对乙方完成甲方条件过程中谦卑、恭敬、尽心尽力的态度称为“乙里乙气”。若一个人说话做事抱有谦卑、恭敬的态度,又并非完全出于礼貌,而是害怕得罪人,这种以卑微的姿态示人的交际、处事态度,也在“乙里乙气”的范围里。

河有两岸,理有两面。有“乙里乙气”,就会有“甲里甲气”。目前,虽然甲里甲气这个词不像乙里乙气使用的频率高,网络上提及之之又少,但它的血脉、它的思维、它的做派,却已经在经济、体育、教育、卫生等领域,部门的不少层级、切面,和许多社会人群中潜滋暗长,展示身手。这种“展示”,在少数行业、少数地方的一些人那里,还很“牛”。君不见,在一些工厂、公司的老板与打工人中,在一些体育赛事的教练与运动员中,在一些单位的领导与职工中,在数以千计万计的家长与孩子中,前者,即那些当老板的,做领导、教练、家长的,处理问题时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“老板”身份?他们身上外溢出来老板做派、老板作风、老板思维的突出表现,就是自视甚高,自我感觉良好、缺乏平等意识和民主作风,时时、事事、处处习惯于居高临下,颐指气使,发号施令。这些人也许压根儿没听说过什么叫“乙里乙气”“甲里甲气”,但其走味变形、发生畸变的“甲方条件”“甲方思维”,已经闯入他们的工作或生活中,融进了他们的骨头中、血液里。所以,不管他们知不知道、承认不承认自己已经成了合同里,或没有合同的合同里,总处于强

势的“甲方”位置,骨子里把部下视作“跟班”,把群众视作“臣民”,把孩子当成了可以任意摆布、训斥的“阿斗”的“甲方”。在他们那里,“甲方”成了一个非常荣耀的词汇,一个“自带光环”、充满权威、不可冒犯侵犯的词汇。为了叙述的方便,我们不妨把他们的这种做派、这种行事风格用“甲方思维”来概括。

有一个妈妈辅导孩子学习的小故事很有趣。看题:两个爸爸、两个女儿去地里摘西瓜,每人摘一个,一共摘了几个?女儿:“三个。”妈妈不高兴了:“两个爸爸,两个儿子,每人摘一个,2+2=4,不是四个吗?你这智商,要是随我不随你爸爸就好了。”女儿小嘴一撇:“爸爸是爷爷的儿子,也是儿子的爸爸,不是一共三个人吗?”妈妈哪儿知道,女儿是一个逻辑鬼才!女儿的顶级理解能力,让妈妈坐蜡了。

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确有此事,还是属于某段子手灵光闪现创作的抖音,反正这个可以上春晚的小故事对那些“爹味”很浓、“甲方思维”野蛮生长的主儿,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、极好的教训。

□逢维维

冬天到南方来看“雪”

朋友快活地走在雪地里,伸出手说:“继,下雪了。听,雪的声音。”边说边把脚踩在洁白的雪上,咯吱咯吱的声音在静谧的空间清晰地传入我的耳膜。她一步步慢慢走着,那幸福的样子似乎不勾引我掉眼泪誓不罢休。我看着镜头里飞舞的雪花,眼泪忍不住没掉下来,还马上得意地发了一组图片给她,说,北方的雪我看过了,南方的“雪”你看过吗?冬天,来深圳看“雪”吧!深圳也有“雪”呀……

在我一连串坏笑的表情中,朋友发过来一连串惊讶的表情,急切地追问,这洁白如雪的鸟儿,是什么鸟?答曰:雪不飞的白鸂。白鸂,古时又称雪客,因其白如雪、飞如客。林清玄曾说过,白鸂立雪,愚者看鸂,聪者观雪,智者见白。而我是喜欢一切白的事物的人,如白月光、白的鸟、白雪、白莲、白梅,加上我又是在雪乡长大的人,自然就对集白和雪一身的白鸂一见钟情,自然就把对雪乡的思念放进幻想的摇篮,想家时,就会走近白鸂,看它们在我头顶飞过,让思念的心贴着哗哗作响的洁白羽翼,飞过云端。

白鸂是栖居在南方的鸟儿。喜欢灵山秀水、水草丰美的江河、湖泊、沼泽、池塘等地。不飞时,喜欢一脚屈居于腹下,

一脚独立于地面。静静站立的白鸂,翅膀合拢在一起,像白玉兰的花瓣,饱满圆润;又像美人的瓜子脸,散发出瓷样的光泽。那如S型弯曲的脖子,像细长的藤蔓,把或黄或黑如利刃的长嘴平举,像随时出弓的箭簇;纤细的长腿把它雪白的身体高高地托举出水面,站立在青山绿水苇荻间,宛若披了白纱的新娘,在等待着迎娶它的大红花轿。飞翔时则扇出片片羽翼,白茫茫一片,漫天飞舞;站立时,又如盛开的白莲花,水天不动,鸟鸣啾啾,万籁俱寂,唯有鸟羽翩跹,疏疏密密、亭亭玉立。那千姿百态的雪白,飘舞于云水青天之间,真叫一个美啊,让人如痴如醉。我恨不能目光如网,将眼前风物一网打尽,诉与友人听。

如雪的白鸂和北方的雪,都是自然界的尤物。一个用它的白美化环境,一个用它的白检测环境。它们都有一颗冰清玉洁的心,那羽翼洁白,姿态优雅,不卑不亢、独立自由。超尘脱俗、无忧无虑、纯洁静美地安居一南一北,把曼妙的身影连缀成诗,再用飞翔谱成田园音符,遍观人间话桑榆,在大雅大俗中切换自如。它们又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白,在农田里,在牛背上、在牧童的笛音里、在故乡的田野里……

雪美,白鸂亦美;雪纯净,白鸂亦纯净;雪是静的,白鸂是动的,我它们在之间寻找共同,又寻找不同。白鸂的白色身影与湛蓝的海水和葱翠绿树互映,它们时而在海面上翩翩起舞;时而在树上惬意栖息;时而站立水中,时而昂首对天,学古人把酒赏雪;时而载歌载舞,把湿地当成了水上踏歌的乐园。它们所到之处皆像下雪似的,簌簌、哗哗中又像忽地盛开的千树万树的梨花。展翅的白鸂,在阳光下,片片羽毛,纤毫毕现,宛若琪花玉树的枝叶,白的没有一丝杂质,这炫目的纯粹的白,就是来自我家乡的雪啊!怪不得白鸂又叫雪客,好一个雪客,仿若久别的故人来访。

我不禁对友人说:冬天,请到南方来看“一行白鸂上青天”的“鸂雪”吧。南“雪”北雪,都是雪。只是这“鸂雪”不会让人寒冷,还可以穿漂亮的衣裙与“雪”共舞,还有一路(鸂)荣华”“路路(鸂鸂)清康”之美好寓意。不知道写《渔歌子》的张志和老先生是否会隔空听到我的邀约呢,是否会好奇地也到此一游?并捺捺不住,奋笔疾书与与时俱进地捋着胡须,写下南“雪”赋呢?